

線北

線北

著 炯 楊



線 北

著 朔 楊

行發店書華新

北 線

著者 楊

朔

0324

出版者

新華書店

上海四川北路新鄒路一號

印刷者

新華印刷廠

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

1950年1月 1—5000(S1)

勝利決定於兩腿。

路歸只是勝利的手段。

主要的武器是人。

——蘇沃羅夫語。

一九四六年秋後的一天，天色黃昏，懷來平原上漫着一層蒼蒼茫茫的烟霧。滿野熱透的莊稼，無數壓得彎了腰的向日葵，一時好像也化成烟，模模糊糊看不見了。白天一整天，進攻張家口的敵人十六軍拿大砲不斷朝懷來轟，轟得塵土障天，末尾又像頭幾天一樣，半步也沒進，天一黑先怯了，累得皮靴子都拖不動，蹣蹣跚跚退回原陣地去了。這時從懷來南山上却撲下無數隊伍，穿過密密的莊稼地，葵花地，賽跑似的越過敵人的火網，直撲着敵人的兩個團奔去。從大清早起，敵人只吃了些半生不熟的大米飯，餓了一天，正在村裏燒火做飯，手榴彈一響，機關砲還

在牲口上馱着，解放軍早像老鷹抓小雞似的，一陣猛衝，把敵人從村南直壓到村北。敵人亂開槍，還想掙扎，解放軍一支輕巧的部隊冷不防迂迴到屁股後，一排手榴彈打開道路，當頭的是個叫馬鐵頭的戰士，喊一聲殺，朝前一撲，一把抓住挺重機槍。槍筒打得火熱，燙傷馬鐵頭的手。他也不覺得痛，奪過槍衝着敵人掃起來。敵人往小巷裏，往屋裏，四處亂竄。有個敵人手脚像貓一樣快，身子一縱，扳住牆頭想跳牆逃跑。馬鐵頭竄上去，用鐵鉗子似的手一把逮住。星月的光亮裏，影影綽綽望見那人的右額上有塊傷疤，像隻飛鳥一樣。

附近村莊的敵人誰不怕夜戰？也不敢出來，光是瞎打槍。一時間四圍響起流水似的槍聲，紅綠色的閃光彈滿空亂飛。月牙臥在向日葵的頭上，解放軍帶着大羣的俘虜，扛着大批新繳的槍砲，天不放亮，又翻回南山去了。老百姓們迎着勝利歸來的戰士，喜的圍上來說：「有你們這些同志啊，反動派要想佔張家口，可應了那句古話，鼻子上抹蜜糖，乾饞撈不着！」

誰知就在當天下午，部隊忽然奉到緊急命令，立時往山裏撤退。

二

爲什麼說撤就撤呢？戰士們又納悶，又喪氣，個個憋着滿肚子不舒服，無緣無故直想發脾

氣。私下裏也聽到風聲，說是西邊綏遠的敵人配合東面夾擊張家口，已經偷偷摸摸逼到跟前了。來了就擣他狗操的，幹啥偏要撤呢！戰士們走過大片大片的葡萄園，正當大熱的時候，一架一架的，掛的挺厚，從心裏覺得難過。這些土地，這些田園，都是勞苦人跟着解放軍苦鬥了八年，從日寇手裏解放過來的，熬星星，熬月亮，手磨得起了繭，才用血汗攢弄出這些真實。蔣介石這號人却像那專吃等食的野雀子，膽人不防備，就想飛上去亂叫亂啄。戰士們誰服這口氣，一面走一面哇哇地叫：「好難種操的，先別得意！老子要不叫你把吞下去的再吐出來，就算我娘沒給我按上骨頭！」

馬鐵頭夾在隊伍裏，喪着個臉，格外嘔氣。他就是這麼潑潑辣辣的，直出直入。人長的也是樣：長方臉，黑裏透紅，總挺着胸脯，像是隻鬥勝了的大公雞。家在河南信陽，無父無母，十五歲跟着鄉親來到口外當礦工，和家鄉斷了消息，張家口從日寇手裏一解放，高高興興參了軍，又參加了黨，從此就跟革命血肉難分了。品性最好，有了錢就化在旁人身上，有了東西就給了人，一天到晚歡歡喜喜的，胸襟永遠那麼敞亮。還同一撤，他只覺得渾身的力氣沒處使，心裏窩着股火，拾起塊石頭朝着偷葡萄吃的野雀子擲去，嘴裏罵道：「滾你娘的蛋！你倒會藏奸取巧，淨吃現走的！」

走在馬鐵頭背後的是在豐鎮解放過來的喬文海，左頸長着個瘤子，都叫他疙瘩喬，這時直着嗓子乾嘔道：「渴死我啦！渴死我啦！」一揮揮到葡萄地裏，摘下一朵落紫葡萄就吃。

馬鐵頭睜大眼睛說：「你怎麼犯羣衆紀律呀？」

疙瘩喬吃的更歡，嗚嗚嗚嗚說道：「大紀律不犯，小紀律不斷，橫豎不是槍斃的罪！這年月，今天傷五個，明天傷六個，說不定那天就死了，不吃才是傻瓜！」就掉過臉，對一個叫魏三寶的新戰士道：「你說是不是？當這個解放軍，死不了也活不成！人家有的是火車汽車，飛機大砲，還淨美國造。咱們呢，光靠兩條腿，槍又是那麼些破槍，還會不打敗仗！」

魏三寶是河北安國的農民，才十八歲，長臉蛋，高鼻子，在家裏當過民兵，跟一個親戚到張家口一家電料行當學徒，情況一緊，自己跑到隊伍上來。他缺乏鍛鍊，脚上又穿着雙新鞋，磨的脚痛，癢癢點點走不動，惹得班長杜富海蹙起掃帚眉，又發了「花機關」的暴躁脾氣叫：「快走啊！你也不是新媳婦，還用人攙！」罵的魏三寶彎着一肚子委屈。

馬鐵頭閃過身來，要替他攙槍。魏三寶要強不讓，馬鐵頭硬奪過來說：「給我吧！明天我有

①「花機關」是種槍，容易走火，戰士用它比愛發脾氣的人。

困難，你再幫我。」

部隊走了兩天，一爬山，敵人的飛機在頭上打了幾個圈，掃了幾梭子機關槍，有些戰士發了慌。疙瘩喬也不聽班長的指揮，自各瞎跑，對着戰士們說：「這不完穩蛋啦！咱們就是長着鬼子腿，也跑不過飛機！」

飛機一走，疙瘩喬躺在溝裏不起來，杜富海招呼前進，他閉着眼乾喘道：「我的腿走攣筋啦，你們先走吧，我一會趕你們。」

杜富海叫道：「你要什麼油膩！游擊隊也不能這樣吊兒郎當的！」

疙瘩喬嘟囔道：「吊兒郎當坐皇上，八路軍就是這個勁嘛！」僵的沒法，臨末了只好給他找了頭毛驢騎。

這黑夜宿營，山疙瘩裏村小，房子不够住，許多部隊都露營。馬鐵頭他們找個背風的地方，割些草鋪上，將就着睡下。半夜偏偏變了天，雨挾着雪，淅淅瀝瀝下起來。疙瘩喬一淋醒，大呼小叫地亂嚷。馬鐵頭在黑影裏叫道：「別光亂噪噪的，正經得想個遮雨的辦法！」大夥七手八脚忙了一陣，頭頂上搭起個棚，羅垛似的又擠着躺下。馬鐵頭却蹲在一邊光抽烟。魏三寶問他，才發見他拿出被子搭了棚，自己凍的不能睡。他倒還說：「你們睡吧，明天好趕路。我身板骨硬，

淋點凍點不礙事。」魏三寶拉他過來，兩個人蓋着一條小被子熬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晨一看，雨早變了雪，露營的人都埋着一層雪。疙瘩喬一肚子氣沒處出，對着一塊石頭罵道：「操你娘啊，給你一槍！」磅的就是一槍。出發以前，全連集合起來，連長龍起雲邁到隊前。他人長的魁肥，大臉盤凍得通紅，帶着激憤的神情打開粗嗓門說：

「我們在懷來打了勝仗，冷丁又撤啦，別說你們納悶，上級不說，我也想不通。難道說我們願意隨隨便便撤麼？誰也不願意！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仇！張家口東邊有狼，西邊有虎，起根就沒按好心腸！我們決不肯當傻瓜，跟敵人在張家口拚傷亡！敵人發了瘋進攻，我們就閃開他，打到旁處去！東方不亮西方亮，黑了南方有北方，眼前也不必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，只要拿出全力殲滅敵人，有一天一定能重新拿回張家口來！這正是按着毛主席的主張行事。撤出張家口，也丟下個大包袱，以後可以大踏步前進，大踏步後退，跟敵人打運動戰，消滅敵人！」

疙瘩喬在嗓子眼裏咕嚕道：「什麼運動不運動，我看是叫人追的雞不下蛋！」也有人想道：「哼，什麼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！反正力量小，力量大，爲什麼不守着呢？多一個地方總比少一個地方好！」

龍起雲繼續說道：「有些人認爲咱們打不過敵人，逼的才退，我說咱們一直就在前進、從來

也沒後退！想想早年在冀中平原上剛成立那時候，一個連只有八九十人，一挺歪把子，步槍也無非是大套筒，四套環，漢陽造，淨沒口的雞半貨！地裏解手，隨便挾老鄉的甜高糧吃，黑間行軍，報告班長去解手，可去摘人家兩個梨。打起仗來，誰懂得利用地形地物？人家老百姓場上堆的穀糠，也當了工事，還有鑽到秫秸垛當間的。以後會打小伏擊了，會打增援了，眼時呢，槍也不錯，砲也有啦，够自然不够，這就得咱們賣一把力氣，再多奪敵人的槍，敵人的砲才行。同志們，難道說這是退麼？現在聽我的口令：起立，前進！」

說是說，戰士們可大半不信。不過勁鼓起來了，腰挺起來了，灰心喪氣的情緒一時也壓倒了。一星期後，隊伍轉到平漢北段，背靠着山地駐紮下來。

三

這一路長行軍，雨淋汗塌，戰士們的衣服濕了乾，乾了濕，滾的不像樣子。一駐軍，頭一件事是進行清潔衛生。上午休息半天，下半年，連部的伙房燒了兩大鍋滾開的水，叫大夥燙衣服。理髮員在連部院裏放了張板凳子，挽起袖子，忙忙碌碌地給大家剃頭。

馬鐵頭獨自個兒挑了兩半筐熱水，回到班裏，一進院就叫：「同志們，快起來消滅小蔣介石

吧！」

疙瘩喬躺在炕上咕噥道：「消滅個扁！我的骨頭都走蘇啦，幾時回家，睡他一輩子也不下炕，報報這個仇！」可是蟲子咬得渾身發癢，還是爬起來換了襯衣，跟大家來到院裏，把髒衣服丟到瓦盆裏，倒上開水燙著。

入冬了，河北平原剛見霜，太陽地裏依舊暖洋洋的。大夥在院裏搓衣服，洗裹腿，馬鐵頭刷著雙插得淨泥的山鞋，揪住鞋跟連擰幾下說：「你們瞧，這鞋多硬梆，穿上去踢死牛，再爬兩趟山也壞不了！」

一個戰士伸了伸舌頭說：「你還沒過够山癮哪！這一道光穿山溝，把我腦袋都給擠扁啦。」

馬鐵頭笑起來道：「你怎麼啦？是不是也要給山磕個頭？」這一說，大家想起出山那天，疙瘩喬回身對山磕了個響頭，還說：「阿彌陀佛，這回可離開你了！」——一時忍不住都笑了。

班長杜富海道：「笑話多着呢。去年秋裏日本投降，隊伍從冀中往張家口開，乍一見山，青糊糊的，真稀罕。進山頭一天，累的要命，可是不等吃飯，排長就領大家上山玩去了。——那時候排長還是盧文保。」

魏三寶握著個青鴨蛋似的頭道：「對啦，我才在連部理髮，大夥嚷嚷說盧文保派到咱連當指

導員，一會就來，說是還有些新同志一道來。」

杜富海早得到信了。原先那個指導員在前線上雨地裏淋着，濕地裏趴着，長了疥，又害回歸熱，半道送到醫院休養去了。盧文保和杜富海差不多是一九四四年前脚後脚參軍的。盧文保進步快，日本投降時候升做排長，殺西戰役打國民黨反動派，負了傷，養好傷後進了隨營學校學習，現時又派回本連來。杜富海嘴裏說：「咱落後，比不了人家！」內裏可裝着一肚子意見，老覺得自己早年在舊軍隊裏幹過，軍事上有一套，比別人強。同志們批評他從舊軍隊裏也染了點軍閥殘餘的舊習氣，他很不服氣，辯白道：「慣兵如殺兵，不嚴怎麼行？」部隊從游擊隊編做主力，強調正規化，他自以爲沾了理說：「我早就說嘛，人無頭不走，鳥無頭不飛，一家人也得有個當家的，軍隊怎麼能不講究個上下級？」於是更發展了強迫命令的作風。戰士們怪他暴躁，背後都叫他「花機關」。

大夥洗了陣衣服，又在院裏吊起幾根背包繩，搭起來曬，連部的通訊員小張跑來告訴說補充的戰士到了，叫杜富海去領人。不大工夫，杜富海就領回兩個新同志來了。

這兩人一個是安國的翻身農民，叫李全喜，大耳朵，厚嘴唇，黏黏糊糊的，悶着頭不大吭聲，跟魏三寶一碰面，原來還是一個村的老街坊鄰居。另一個叫林四牙，河南人，長身材，上眼

皮子挺厚，總搭拉着，顯得有點陰，有時」抬眼，印堂皺起四條豎紋。馬鐵頭覺得這人有點面熟，望着他右腮一個飛鳥似的傷疤，左思右想，猛一下記起來了，不禁心裏笑道：「噢，這不是我在懷來俘虜的那個人麼！」

班裏人笑着讓他們坐，馬鐵頭忙着遞烟，林四牙趕緊說：「我來我來！」奪過烟去，反倒一枝一枝敬大家，還說：「俺新來乍到的，什麼事不懂，有什麼錯，同志們多包涵點。」大家正講着眼前面的話，司號員在房頂上吹了開飯號。林四牙又搶着跟大家去打飯。李全喜却顯得怪認生的，吃飯不大好意思夾菜。有人笑道：「吃吧！你這是做新媳婦？你娘囑咐你別吃飽了，怕人笑話！」

疙瘩喬捧着碗乾飯蹲到菜盆前，拿筷子攪了攪熬白菜，皺着眉說：「這算什麼菜？照鏡子倒好！」

杜富海瞪起眼道：「你說什麼？我看你真是豬八戒照鏡子，不知道醜！——想坐禁閉了！」疙瘩喬一扭頭，在嗓子眼裏咕嚕道：「坐禁閉大休息，掉了腦袋透空氣！反正論堆說一百多斤，愛怎麼就怎麼的！」幸好杜富海沒聽見。

大夥本來正在熱熱鬧鬧地吃飯，這下子弄的挺不對勁，誰也不說話了。正在這時，門口有人

問道：「這是那班住在這兒？」隨着走進個人，約摸二十四五歲，高顴骨，兩隻大眼又深又黑，透出股深思的神情。

來的正是新指導員盧文保。他一把抓住杜富海的胳膊，跟大家笑着招呼道：「我剛來，怪想大家的，先來看看。棉衣都發了吧？天涼了，黑間睡覺冷不冷？」一連串問了幾句，又走進屋去，摸摸戰士的被子，按按炕席，回頭對杜富海說：「不行，不弄點鋪頭，黑間受不了。跟房東說一聲，頂好借點花毯。可別借人家稈草呀，稈草一鋪，牲口就不吃了。」一轉身又到了院裏，掃了大家一眼，點點頭笑道：「你們先吃飯吧，停一會咱們再說話。」趨溜地不見影了。他那一眼，可一直鑽到每個戰士的心眼裏。

四

盧文保在各班打了個轉，也不用深問，一眼看出戰士們的情緒不大對頭。他本人是戰士當中的一個，摸得準戰士的心事，喜歡什麼，怕什麼，從神色表情，行動言論，一看就猜到八九分。自己從小當長工，數不清受了多少折磨，最能體貼旁人的苦楚，處處也最能替人着想。在排裏時，戰士就常說：「老盧，你怎麼像鑽到我心裏看了一樣！」眼時他還捉摸不透連隊不穩定的道

理，光覺得班裏懶懶散散的，好像缺乏脊骨。

回到連部，連長龍起雲先吃了飯，正跟通訊員小張下象棋，車叫人家馬蹀了，賴得按着小張奪棋子，一見盧文保回來就說：「你怎麼回來的這樣晚？飯菜都霉涼啦。」

盧文保笑道：「唉，我落後！」一面坐到炕上，往嘴裏扒拉着冷乾飯說：「連長，趁這個閒空，你給我唸叨唸叨連裏的情形吧。」

龍起雲推了棋盤說：「唸叨什麼？你才離開幾個月，也不是不知道。大胆做去得啦。我頂看不慣小手小脚的那個蠻扭勁。」說着點點頭出去了。

盧文保低下眼，露出深思的模樣。連長是他的老上級，老脾氣依舊沒改。戰鬥作風硬，做起事來雷厲風行，就是主觀性太強，多年的游擊習氣一時改不了，也不十分重視政治。盧文保再沒心思吃飯，擱下飯碗，正一正帽子又往班裏走，焦急要開清楚連隊的情況。走不幾步，迎面碰見馬鐵頭揹着一大垛穀稻，壓的腰都彎了，緊後邊跟着房東老大伯，也揹着草。

老大伯一見盧文保是個幹部模樣，笑着朝馬鐵頭一揚臉說：「你瞧瞧這個同志，真仁義！我從場上往家弄柴火，他非幫不行。一揹就是百十來斤，壓賽半匹牛！」

盧文保提起嗓子笑道：「你光見他能做，還沒見他能吃呢。吃炸糕，一吃就是二十四個。——

來，老大伯，我幫你揩這一段。」

老大伯拚命擺着手不肯，盧文保便給他把草扳下來，自己擗上肩膀，一直送到他家裏。

馬鐵頭擗下穀稻，腦瓜子上冒了汗珠，熱的要解扣子，盧文保止住他說：「小心的擦！歇一歇汗就消了。」便拉他坐到門外碾盤上，問道：「你們是不是天天幫羣衆做活？」

馬鐵頭道：「說不上天天，反正誰愛做就做，不做拉倒。」

盧文保奇怪道：「班長也不管？」

馬鐵頭面對面望着盧文保說：「指導員，你知道我這個人是有一說一，有二說二，藏不住話。班長壞是不壞，就是愛耍態度，一說話吹鬍子瞪眼的，正經事倒不管了。班裏鬧的挺本國結，一個疙疙瘩，淨說破壞話，你叫他幫房東挑水，聽他哪嚨吧：「你愛護老百姓，有本領多增加點地盤不好，何必替他們當長工？」這傢伙說不定有問題，又找不到他的證據。班長光會罵，也不講究教育。」

盧文保瞪大眼睛道：「班裏問題這樣多，你們也不彙報？」

馬鐵頭哼了一聲說：「向誰彙報？支部自古以來不開會，小組生活也不過，我連支部書記是誰都不知道。咱們的連長操場上真有一套，可就不肯找咱談談。」

盧文保的心就像針扎的一樣痛，但這下子也摸到連隊的痛處。這天，他到處找支部委員談，找戰士談，直到吹了熄燈號一大後，才摸着黑回去。連部的人早睡了，燈也滅了，龍起雲躺在黑影裏問了一聲，盧文保應了一句，輕手輕腳解開背包，擠到炕頭上躺下去，然後悄悄說道：「連長，咱們明天召集個支部會好不好？」

龍起雲翻個身說：「往後閒着再召集吧。現在軍事要緊，別把軍事課目佔住了。」

盧文保略略提高聲音說：「軍事要緊，政治也要緊。咱們的支部生活太散漫，黨員不作黨的工作，支部要垮台；支部不能保證連隊工作，還能打什麼勝仗？」

龍起雲老聲老氣說：「咱是個大老粗，比碾盤還粗，光會出死力打仗，那敢跟你比政治理論！」

盧文保笑道：「連長，我們都是革命同志，我說話也不會轉彎——戰士們對你可有點意見。」

龍起雲忽喇地坐起來，亮開粗嗓門說：「什麼意見？又是不講民主！你別聽見風，就是雨，信他們那一套。家有千百口，主事在一人，十八口亂當家，目無組織，那不成沒王的蜂啦！」

盧文保平心靜氣道：「一人沒有兩人能，兩人沒有三人精，旁的先不管，黨的力量必得發揮